



冬之韵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小平

冬季到万灵来看雨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彭晶

都说冬天是肃杀的，这话只说对了一小半。如果说它肃杀，那是被表象迷惑了。一年四季，原是天地为万物谱写的“四重奏”，每一章都有它自己的旋律与呼吸——春有春的烂漫，夏有夏的喧嚣，秋有秋的爽朗。那么冬呢？冬有它的韵致，只是它藏在深处、藏在静默里、藏在万物的骨节中，若非用心细细去听、去触、去感，是悟不到的。

1

时令已来到冬至，算是深冬了。我拢紧了衣领，漫步在郊野，突然发现天地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调换了背景。

天空不是一味地灰，也不是纯粹的蓝，而是一种浑远而辽阔的苍青。阳光变得稀薄而珍贵，斜斜地射下来，没有多少温度，却有着澄澈如水的质感，把一切都照得格外清晰。

山，褪去了春的娇嫩、夏的蓊郁、秋的斑斓，露出本来的骨骼。那黛青的底色里藏着冷峻的线条，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，洗净铅华，只剩下嶙峋而坚实的风骨。这时候看山，才真正懂得什么是“沉稳”、什么是“静默的力量”。

水，也与其他各季不一样了。春水是涨潮的、跃动的，带着泥土苏醒的气息；夏水是奔腾的、泛滥的，充满野性的张扬；秋水是明净的、沉凝的，倒映着高远的天空。而冬水呢？你看那一湖静水，没有潮汐、没有波澜，甚至少了许多倒影。它静静地卧在那里，表面凝着一层似有若无的薄冰，却又未全然冻实，阳光照上去，反射出柔和的、凝脂般的光泽。它不像水，倒像是满满一盆外婆精心熬制、微微冷却的猪油，温润、厚实，透着一种内敛的光。晴朗的黄昏，夕照给它镀上一层浅淡的金红边缘，那核心处却仍是沉沉的碧色，像一大块镇在深潭底的墨玉。它吸饱了寒意，只在夕阳斜切的刹那，从内里反出一丝极幽邃的、含而不吐的碧光。

就连那往日喧腾的瀑布，也变了性子。它不再是从崖顶一泻而下、声震山谷的白练，而是变得从容了，甚至有些慵

懒。水流分成了无数股纤细的银丝，不紧不慢地顺着岩壁淌下，身姿曼妙，仿佛在跳一支舒缓的舞蹈。跌落潭中的声音，也不是轰鸣，而是清脆的、断续的“哗啦”声，如玉珠滚盘。你若屏息细听，那水声入潭后，并非立刻消失，而是化作一圈圈微弱的回响，应和着潭底汨汨升起又破裂的气泡声，“咕嘟——咕嘟——”这哪是轰鸣，分明是天地在冬日午后，自顾自地弹着一首单调却入心的曲子。

2

岸边的柳树，早已卸下了盛装。春日的鹅黄新芽，夏日的肥绿浓荫，秋日的萧疏黄叶，都已成了过往。如今，只剩下一些极其固执的枯叶，蜷缩成小小的、焦褐色的螺旋，还挂在细细的枝梢上，在风中瑟瑟颤动，却不肯离去。

花园里，曾经喧闹一时的秋菊敛了容，桂树藏了香，月季和牡丹更是早早地收起了傲气，只留下枯茎在土里蛰伏。热闹是它们的，冬日的园子仿佛陷入了酣眠。

然而，你若以为这便是冬天的全部，那便大错特错了。就在这一片看似萧索的背景里，另一些生命正焕发出夺目的光彩。

看那松，看那柏，看那些常绿的乔木。它们的绿，不再是春夏那种鲜嫩欲滴、仿佛能掐出水的绿，而是一种更深沉、更浓重、更坚实的绿，像是被岁月和风霜反复浸染、沉淀下来的颜色，绿得发黑，绿得发亮。在凛冽、带着哨音的寒风里，它们的针叶不仅没有凋零，反而显得更加精神，每一根都像磨亮了短剑，凝聚着生命力，对抗着严寒，也展示着不屈。这绿，是冬的底色里最顽强的一笔，是寂寥乐章中最坚定的低音。

更动人的，是园子里的另一番景象。花木的繁华虽然落幕，但园丁们的劳作却并未停止。他们穿着厚实的棉衣，口鼻间呼出白气，正耐心地、专注地为那些沉睡的植物修剪枝条。剪刀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，在清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脆。那些杂乱、多余的枝丫被剪去，

露出更加清晰优美的骨架。然后，是上肥、培土，将厚厚的、发酵过的有机肥深埋在根部，再用新土仔细地覆盖、压实。这个过程没有言语，只有动作，沉稳而富有节奏。我忽然明白，他们修剪的不是枯败，而是冗余；埋下的不是肥料，而是希望。他们是在为这些静止的生命积蓄力量，是在为一场盛大的苏醒做着最踏实、最沉默的准备。这劳作本身，就充满了仪式感，是人与冬天、与土地、与未来生命之间的一场庄严对话。

3

站在冬的深处，环顾这看似单调、内敛，甚至有些严酷的天地，一种奇特的感受从我心底慢慢升起。那感受，并非悲凉，而是一种清澈，近乎安详。

冬天，它剥去了太多繁华的装饰，让万物露出了本真，也让世界回归了简洁与安静。它像一位严厉的雕塑家，用寒风作刻刀，剔除浮华，只留下最本质的线条与力量。它又像一位沉默的收藏家，将所有的喧嚣、色彩与丰饶都收敛起来，妥帖地封存，让大地得以喘息、沉思。

不远处，一只灰雀蓦地蹿起，撞落一段冰凌，“啪”一声脆响，摔碎在田埂上。园丁头也不抬。那声响，仿佛一个冒失的标点，点在了这页静默的冬天里。

风毫无征兆地钻过脖颈，我打了一个激灵。头脑却异常清醒。那句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”，此刻听来，已不再是简单的安慰。冬哪里仅仅是春的序曲或前奏？它本身就是完整而深刻的一章。它是沉淀、是内省、是积蓄，是生命在绚烂绽放后必要的收敛与蛰伏。没有这深沉的收敛，哪来春日的勃发？没有这严酷的锻打，哪来生命的坚韧？冬的韵致，就藏在这看似空无的丰盈里，藏在这表面寂静的蓬勃生机里，藏在万物归于筒朴、以待来年的深刻智慧里。

我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，肺腑猛地一缩，旋即被那凛冽荡涤得空空如也。在这空空如也之中，一种前所未有的饱满，竟从四肢百骸缓缓升起。冬之韵，原是生命在屏息后，那口最深长的呼吸。

犹记味道一千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建红

时，家里已有两个姐姐，爸爸是航运公司的工人，妈妈在街道缝纫社上班，虽不富裕，但能吃得饱饭。肉是不常吃的，豆腐之类的菜，似乎不缺。印象中，吃豆腐还是很讲究的，非西坝豆腐不要。用小白菜或木耳菜，煮一方豆腐，再配一碟蘸水——油海椒、花椒面、味精、豆油、葱花、芫荽，大体就是这些。有时起雾封渡，西坝豆腐商贩过不来，那就只好忍嘴了。如今，我继承了家里爱吃豆腐的习惯，只要我买菜，大都会有一方豆腐，只是已吃不到当年“妈妈的味道”了。

不能忘记的，还有西坝窑瓷器。几年前在犍为文庙广场，偶遇一个来自西坝的商贩，他有一个口沿残缺的黑色茶盏，斗笠形、敞口、饼底，浑身散发出一种温润如玉的光泽，那种味道仿佛多年的醇酒，深厚绵长——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西坝窑吗？假装不喜欢，说尽了它的不足，最后用200元买回了家。小心翼翼清洗之后，深埋泥土千年的茶盏焕然一新。老物无言，却依然散发着往日的气息：在那年秋天，一位帅气的师傅，用砖

红的泥精心车成盏胎，然后给泥胎浸上釉，最后送进馒头窑中。窑火高温淬炼盏胎。“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。”他祈祷窑宝多多，也祈求美好生活……

我托人把残盏送到了苏州，请师傅修复口沿。一个月之后，茶盏获得了新生——残破的口沿已被云纹白银片包裹。晶莹的银光与茶盏柔和的光泽辉映，立于茶台，一如宋时娴慧的仕女，或似簪花的俊俏书生。稍加清洗，冲上一杯茉莉花茶，轻送唇齿，古人的感觉便有了几分，烦躁的心情便宁静了几分。

文物出版社《乐山西坝窑址》说：“西坝窑是一处古代地方性的民窑遗址，大致兴起于北宋，盛烧于南宋至元代，延续至明代，衰落清……工艺设计先进，十分罕见。”

西坝窑是民窑，产品粗犷质朴，想必是家庭常用之物。同时，西坝豆腐也是百姓日常食品。于是，我便想象着古人用黑色的大碗，盛着洁白的豆腐，像我家当年一样，一家人开心地吃着、喝着、笑着……



“白玉豆腐黑玉盏，麻辣辣端上案。犹记味道一千年，江西坝上秋色漫。”乙巳秋分后一日，应柳建国先生之邀，回到家乡四川乐山五通桥区西坝古镇参加豆腐节笔会。听着带有盐味的普通话，诵读着对此地此景此物的颂扬，颇有感慨——此父母之邦也！

父母不在，往事如烟。我家的故事，是从西坝对岸的竹根滩展开的。我出生

